

# 清代吕祖宝忏与扶乩道坛： 广东西樵云泉仙馆《吕祖无极宝忏》 的编撰及与其他清代吕祖忏本的比较<sup>1</sup>

黎志添

香港中文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 内容摘要：

大多数香港道堂供奉吕纯阳祖师为主坛神祇。因此，《吕祖无极宝忏》是众多道教忏经中最常用，并且也是香港道堂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最早使用的一部忏经。现今香港道堂常见《吕祖无极宝忏》的版本为1961年辛丑版，由香港云泉仙馆依据光绪十九年（1893）癸巳的广东西樵云泉仙馆原版翻印。本论文的目的旨在探讨光绪十九年由西樵云泉仙馆编撰和刊刻的《吕祖无极宝忏》的成书来源及其与其他在清代各地吕祖扶乩道坛中编纂刊行的“吕祖忏”的渊源关系。并进一步考证西樵云泉仙馆的编撰者乃是依据哪种“吕祖忏”底本而编纂成这部在广东地区广泛流传的礼忏科本。除了西樵云泉仙馆本《吕祖无极宝忏》外，在光绪十九年以

---

<sup>1</sup> 本文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之角逐研究用途补助金支持计划“香港庙宇仪式文献数字化计划”（计划编号：CUHK14652616）。

前，至少另有两种亦称为“（吕祖）无极宝忏”的礼忏经本。第一种称为《玉清纯阳慈航无极宝忏》，收入在乾隆四十年（1775）邵志琳（1748-1810）增辑的六十四卷《吕祖全书》。第二种称为《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度人宝忏》，这部吕祖忏经源于嘉庆五年（1800）在京城立坛的一所吕祖乩坛：“觉源坛”。我们认为西樵山云泉仙馆《吕祖无极宝忏》的编纂者在这两种底本之上，进行了新的编排。进一步而言，本论文的结论是西樵山《吕祖无极宝忏》是邵本《慈航无极宝忏》和觉源坛《无极度人宝忏》的结合本。

**关键词：**

吕祖，樵云泉仙馆，吕祖无极宝忏，慈航无极宝忏，无极度人宝忏，净明道法

## 前言：《吕祖无极宝忏》与西樵云泉仙馆

香港道观（或称道堂、道坛，本论文统称为道堂）盛行奉祀吕纯阳祖师（一般信众尊称其为“吕祖”）。香港道教联合会现共有一百多所道堂成员，至少有三十多所道堂主要供奉吕祖。<sup>2</sup>它们大多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从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祖堂分支而传入香港。<sup>3</sup>香港道堂的科仪经本又大多是接承广东地区的道教科仪传统而来，例如本论文探讨的《九天大罗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宝忏》（以下称《吕祖无极宝忏》）便是从广东南海西樵山云泉仙馆传至香港。<sup>4</sup>

据元代全真派道士苗善时（活跃于1288-1324）大约于1324年编撰的《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卷一《瑞应明本第一化》，吕洞宾生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四月十四日

---

<sup>2</sup> 例如有抱道堂、竹隐长春祠、蓬瀛仙馆、玉壶仙洞、通善坛、云泉仙馆、信善二分坛、青松观、万德至善社、圆玄学院、松荫园佛道社、翠柏仙祠、云鹤山房、金兰观、信善三分坛、六合圣室、玉清别馆、竹林仙馆、信善礼义玄观、信善紫阙玄观、智玄精舍、纯阳仙洞、飞雁洞佛道社、明善学院、慧玄精舍、紫栢观、清善坛、纯阳吕祖仙坛、万善鼎信道学研究社等等。

<sup>3</sup> 参黎志添、游子安、吴真：《香港道教——历史源流及其现代转型》，香港：中华书局，2010，第14-23页。

<sup>4</sup> 黎志添：《道教地方科仪研究——香港道堂科仪及其历史传承》，载于林富士主编：《中国史新论——宗教史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及联经出版社，2010，第352-353页。

河中府永乐县，本名吕岩，字洞宾。<sup>5</sup>至迟至北宋宣和元年（1119）七月，徽宗下诏赐封吕仙翁为“妙通真人”。<sup>6</sup>北宋末以后，吕洞宾被视作内丹道术的祖师。<sup>7</sup>相传由施肩吾记录有关钟离权授吕洞宾内丹术的《钟吕传道集》，即编撰于北宋熙宁八年（1075）以前。<sup>8</sup>元代，全真教大行其道，至大三年（1310），元武宗赐号全真教五位祖师，除了东华帝君已于至元六年（1269）被授予“帝君”的封号，其余四位祖师都被赠予“帝君”的尊号。从先前宋徽宗赐赠的“妙通真人”尊号，元至元六年的“纯阳演正警化真君”，至大三年，吕洞宾又被晋封为“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成为全

---

<sup>5</sup> 苗善时编：《纯阳帝君神化妙通记》卷 1，《道藏》第 5 册，上海：上海书店，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1994，第 705 页上（以下凡引用《道藏》处，皆出三家本，不再另行注明）。现知最早的长篇吕洞宾传记收录在北宋末范致明（1100 年进士）作于崇宁三年（1104）的《岳阳风土记》中。此外，嘉靖三十七年（1558）刊本《纯阳吕真人文集》（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卷一收载的吕洞宾传记：《真人本传》称：“吕岩，字洞宾，一名岩，为河中府永乐县人（一云蒲板、一云河东）。曾祖延之，终浙东节度使。祖渭，终礼部侍郎。父让，海州刺兄。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时生。”

<sup>6</sup> 见许翰：《襄陵文集》卷 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2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 503 页下；及赵道一编：《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 45，《道藏》第 5 册，第 359 页上。

<sup>7</sup> 陈师道（1053-1101）《后山谈丛》中有一个故事，说钟离权向道者吕翁传授内丹法——“授以干汞为白金法”。《后山谈丛》卷 4，北京：中华书局，2007，第 78 页。

<sup>8</sup> 坂内荣夫著，谷丽萍、董沁园译，伊永文校：《〈钟吕传道集〉与内丹思想》，载于吴光正主编，赵琳、董晓玲、孙颖翻译，《八仙文化与八仙文学的现代阐释——二十世纪国际八仙论丛》，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第 210-212 页。

真教创教五祖之一后,吕洞宾因而得名“吕纯阳祖师”。<sup>9</sup>清嘉庆九年(1804),清河县清江浦吕祖庙列入祀典,清廷加封吕祖为“燮元赞运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sup>10</sup>后世道教信众因此尊称吕洞宾为“孚佑帝君”、“吕祖”,甚或“吕帝”。

---

<sup>9</sup> 苗善时编:《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道藏·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序》第5册,第704页中。另参刘志玄等撰,《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道藏》第3册,第367页中。关于吕洞宾信仰的历史发展,参 Farzeen Baldrian-Husseini. (1986). Lü Tung-pin in Northern Sung Literature, Cahiers d'Extrême-Asie, 2, 133-169. (中文译本,见弗雷泽·巴列德安·侯赛因著,李丽娟、吴光正译,赵琳校,《北宋文献中的吕洞宾》,载于吴光正主编,赵琳、董晓玲、孙颖译,《八仙文化与八仙文学的现代阐释——二十世纪国际八仙论丛》,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第536-567页); Paul Katz. (1999). Images of the Immortal: The Cult of Lü Dongbin at the Palace of Eternal Jo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本文引用中文译本:康豹著,吴光正、刘玮译,刘耳校,《多面相的神仙——永乐宫的吕洞宾信仰》,济南:齐鲁书社,2010; Paul Katz. (1996). Enlightened Alchemist or Immoral Immortal? The Growth of Lü Dongbin's Cul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Meir Shahaar and Robert Weller. (Eds.). Unruly Gods: Divinity and Society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70-104; 黎志添:《识见、修炼与降乩——从南宋到清中叶吕洞宾显化度人的事迹分析吕祖信仰的变化》,《清华学报》46:1(2016.3):41-76。

<sup>10</sup> 关于嘉庆九年(1804)清河县清江浦吕祖庙列入祀典与清廷敕封吕祖封号为“燮元赞运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的事件和发生经过,见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62,《礼部·群祀》,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92,第6095-6096页载:“九年,敕封燮元赞运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庙祀江南清河县。”下有案语说:“神,吕姓,名岩,唐进士,成道济世。元封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至是,因祈祷晴雨,保障堤防,有求辄应,以清江浦士民所建庙宇,列于祀典,敕赐封号‘燮元赞运’。”另参尹志华:《清朝嘉庆年间敕封吕祖及其影响》,《史料与知识》(2014.3):53-56;王见川:《清代的吕祖信仰与扶乩:以嘉庆皇帝封赐为考察中心》,《妈祖与民间信仰:研究通讯》4(2013):28-39;黎志添:《明清道教吕祖降乩信仰的发展及相关文人乩坛的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65(2017):174-174。

“礼忏”或称“拜忏”科仪是香港道堂科仪的一大特色，几乎在所有不同大小的法会科仪活动里，都必由高功法师和道众经生在坛内唸诵忏经科本。<sup>11</sup>现存香港道堂惯用的拜忏科仪可以追溯自从六朝隋唐以来一直盛行的道教灵宝斋仪，包括“忏谢”和“礼谢”之法。<sup>12</sup>忏谢是指“忏悔谢罪”，礼谢是指“朝礼四方”（或十方）天尊及诸天仙圣，并皈命三宝。南朝刘宋陆修静（406-477）《洞玄灵宝五感文》提及涂炭斋的忏谢方法，包括“自搏”、“叩头”和“忏谢”。<sup>13</sup>《无上秘要》卷五十一亦提及“十方忏礼之法”，例如向东南下方礼忏：“次向东南下方十二拜，愿如上法。今归命下方无极灵宝天尊、已得道大圣众至真、诸君丈人、九土高皇、四司五帝、十二仙官、五岳四渎、九宫真人、神仙玉女、无极世界九地诸灵官。愿毕，叩头自搏各一百二十过。十方愿念礼谢都毕，当旋行三匝，绕香灯，口诵步虚洞章。竟，还东向复炉祝”。<sup>14</sup>这种礼忏科仪传统

---

<sup>11</sup> 关于香港道堂科仪经本的历史传承研究，见黎志添、游子安、吴真：《香港道堂科仪历史与传承》，香港：中华书局，2007，第22-29页。

<sup>12</sup> 关于六朝灵宝斋仪研究，参山田利明：《六朝道教礼仪研究》，东京：东方书店，1999，第188-200页。

<sup>13</sup> 陆修静：《洞玄灵宝五感文》，《道藏》第32册，第618下-620页下：“三元涂炭之斋……法于露地立坛，安栏格，斋人皆结同气，贤者悉以黄土泥额，被发系着栏格，反手自缚，口中衔璧，覆卧于地，开两脚，相去三尺，叩头忏谢，昼三时向西，夜三时向北。斋有上中下三元相连，一元十二日，合三十六日。”关于涂炭斋的研究，参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麻布与灰——涂炭斋中的自我与家族》，《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8:2(2008.6)：21-33。

<sup>14</sup> 《无上秘要》卷52，《道藏》第25册，第196页上。

在唐宋时期一直非常流行。<sup>15</sup>例如香港道堂经常使用的唐本《太上慈悲九幽拔罪忏》便经常出现“礼忏”一词,即礼拜(或朝礼)十方应号天尊,并忏悔罪愆。从演习的节次来说,忏仪基本上便是以1. 诵念忏文和2. 朝礼十方天尊、皈命三宝作为主要的科仪节次。现存十卷本《太上慈悲九幽拔罪宝忏》的结构是完整清楚的,每卷都是重复1. 朝礼和2. 忏文(诵经)两次。概括来说,一部礼忏科本的节次结构大致如下: 1. 开忏; 2. 净坛; 3. 请圣; 4. 宣意; 5. 诵忏文; 6. 朝礼(然后以诵经→朝礼→宣意→诵经的顺序,不断在忏本中循环); 7. 发愿; 8. 皈依; 9. 回向。<sup>16</sup>

从现存香港道堂经常使用的科仪经本的总数量来计算,拜忏科本的数量占了一半以上。其中,许多常用的忏本乃承传自唐、宋时期灵宝派的古典礼忏科本,例如有唐代灵宝斋忏经《太上慈悲九幽拔罪忏》及《太上慈悲道场三元灭罪水忏》,宋代灵宝斋忏经《元始天尊说三官消灾灭罪忏》及清微派的《高上玉皇宥罪锡福宝忏》。<sup>17</sup>目前所见的这四部古老忏本与明《正统道藏》收录的内容相同,但使用的版本则

---

<sup>15</sup> Schipper, K & Verellen, F. (Eds.). (2004).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Vol.2.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66,981.

<sup>16</sup> 《太上慈悲九幽拔罪宝忏》,《道藏》第10册,第90中-121页上。

<sup>17</sup> Schipper, K. & Verellen, F. (Eds.). (2004).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566, 569, 992.

是广州三元宫同治元年（1862）至二年（1863）的刻本。例如香港蓬瀛仙馆于1963年刊印的《高上玉皇锡福宝忏》、《元始天尊说三官消灾灭罪忏》、《太上慈悲道场三元灭罪水忏》及《东岳往生证真法忏》等忏本都是来自三元宫的藏板。<sup>18</sup>（见图一）其次，另有香港道堂现行施演的忏科经本是从清嘉庆年间（1796-1820）刊行的《道藏辑要》所收录的《忏法大观》（六卷）重印过来的，例如有《太上玄天北极法主荡魔天尊宝忏》、《文昌帝君救劫集福宝忏》、《太上三清三宝至尊报德酬恩法忏》、《慈航灵感度世宝忏》和《太上坤元后土宝忏》等。<sup>19</sup>

由于大多数香港道堂供奉吕纯阳祖师为主坛神祇，因此《吕祖无极宝忏》是众多忏经中最常用，并且也是香港道堂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最早使用的一部忏本。<sup>20</sup>《吕祖无极宝忏》阐述吕祖修道、发愿、成仙的事迹，以及登仙后受命演经度化，告诫生人无作诸恶，以度有缘悟道之人等训示。由于香港道堂多崇奉吕祖，而该忏本通过道坛科仪的形式，将道教吕祖信仰的要义融入于朝礼忏悔之中，因此由西樵

<sup>18</sup> 黎志添、游子安、吴真：《香港道堂科仪历史与传承》，第146页。

<sup>19</sup> 黎志添：《道教地方科仪研究——香港道堂科仪及其历史传承》，第353页。

<sup>20</sup> 香港玉壶仙洞已故住持周庆添道长（1927-2007）称：“（二十世纪）五十代以前，道坛内多摆设大悲忏坛，而非现时常见的五老坛。当时道堂科仪，虽是以吕祖忏为主，但进行释家仪式，甚至散花科也是属于释家的”。见黎志添、游子安、吴真：《香港道堂科仪历史与传承》，第40页。



云泉仙馆传入的《吕祖无极宝忏》至今都一直是香港道堂的一部十分有代表性的科仪忏经。正如刘仲宇所说:“这种流传,不仅是文本的保留和印行,更重要的还在于作为一种科仪的本子,在香港的宫观中反复地演示,在信众的心中一直保持着崇高的敬意。因此,她已经植根于民众的信仰与习俗之中,并非一般的书籍可比。”<sup>21</sup>

《吕祖无极宝忏》在香港重版翻印次数(例如有1961年初版、1970年再版、1979年三版等)和流通数量最多的一部吕祖忏本。(见图二)现今香港道堂常见的版本为1961年辛丑版,由香港云泉仙馆依据光绪十九年(1893)癸巳的西樵云泉仙馆原版刻印。1979年己未重刊本尾页记:“原版:光绪癸巳年孟冬西樵山白云洞云泉仙馆刻板。”<sup>22</sup>至于光绪癸巳年版的《吕祖无极宝忏》,可幸香港云泉仙馆今存有两部。该版页首记经题为“吕祖师经讖”<sup>23</sup>及署称“南海后学潘誉恩熏沐敬署”,而尾页记:“吕祖师经讖。白云洞云泉仙馆藏板。光绪癸巳年孟冬重镌。”<sup>24</sup>(见图三)另外,页一上标示的经题

<sup>21</sup> 刘仲宇:《吕祖无极宝忏》(注释本),第273页。

<sup>22</sup> 《吕祖无极宝忏》,1979年己未版,香港德信印务公司承印,第144页。

<sup>23</sup> “讖”字应为“忏”,但不知何故刻为“讖”。除了特别说明,本论文所引《吕祖无极宝忏》乃根据香港云泉仙馆所藏光绪癸巳年版。

<sup>24</sup> 《吕祖无极宝忏》,第91b页。

则记为“九天大罗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宝忏”；而忏本末页九十一上记“九天大罗玉都师相纯阳妙道天尊无极宝忏终”。（见图四）由于光绪癸巳年版《吕祖无极宝忏》是“重镌”本，这即表示最早刊刻该经的年份又在光绪十九年之前；不过，目前仍未有文献可以确证光绪十九年前原刊本的编纂年份。

上述的版本信息有力证明了《吕祖无极宝忏》是由西樵云泉仙馆传入香港道堂的。光绪癸巳版《吕祖无极宝忏》页一上右下录有手抄句：“丙戌（1946）四月初九日收到由祖洞担保寄来。”据此，又可以推测西樵云泉仙馆《吕祖无极宝忏》传入香港道堂的年份应在1946年。<sup>25</sup>据知，1944年，吴礼和等西樵云泉仙馆道侣遵奉吕祖仙师乩示，于香港德辅道西创立旅港云泉仙馆。<sup>26</sup>1980年后，青松观、蓬瀛仙馆、圆玄学院等多问道堂皆有重印此部忏经，作为其道坛经生入坛行仪或结缘善书之用。由青松观创办的香港道教学院更于1996年出版了由刘仲宇（笔名龙游）、丁常云注，李养正审订的《吕祖无极宝忏注》，以便道众及善信能藉此深入了

---

<sup>25</sup> 关于在廿世纪四十年代，西樵云泉仙馆的科仪传入香港道堂通善坛的经过，参黎志添、游子安、吴真：《香港道堂科仪历史与传承》，第42-46页。

<sup>26</sup> 黎志添、游子安、吴真：《香港道堂科仪历史与传承》，第15页。

解《吕祖无极宝忏》中吕祖度人的道教信仰。<sup>27</sup>香港中文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与道教翠柏仙洞于2010年联合制作出版《〈吕祖无极宝忏〉音乐CD光碟》。

云泉仙馆位于南海市西樵山白云洞，建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主殿称为赞化宫，奉祀孚佑帝君。<sup>28</sup>白云洞本为南海人何中行（号东江）于明嘉靖间开辟。其子何亮继承父志，设置书室，于此读书修炼，并号白云主人，洞便被称为白云洞。自此，赖人文荟萃之功，白云洞名声渐显。入清以后，道光十八年（1838），以南海龙津堡乡绅李宗简（字文川，号莘野）<sup>29</sup>为首的一群修道者来此隐居，修建祭祀何白云的高士祠，并且在祠右奉祀纯阳吕祖师。<sup>30</sup>自明代以来，西樵山除被称为理学名山之外，还流传着许多与吕纯阳祖师有关的神仙传说，编纂于道光十八年的《西樵白云洞志》就记录了很多与吕纯阳祖师有关的故事。例如洞内悬崖间有

---

<sup>27</sup> 刘仲宇于2008年另以其名再出版《吕祖无极宝忏（注释本）》（香港：青松出版社，2008），新版内容和观点与1996年旧版大致相同，另附录有《〈吕祖宝忏〉的来历、内容和特点》一文，见第268-289页。

<sup>28</sup> 参冯宏奋：《南海市西樵山云泉仙馆史略》，冯宏奋主编：《道教洞天福地西樵山云泉仙馆》，2001，第2-5页；志贺市子：《近代岭南道教史上的“仙馆”初探》，《台湾宗教研究通讯》7(2005)：93-122。

<sup>29</sup> 同治十一年《南海县志》卷20《列传·艺术》收有李宗简传，称“李宗简，字文川。嘉庆癸酉（1813）副贡生。……性好道，晚年簪冠于西樵白云洞，以终其身。”

<sup>30</sup> 见清咸丰十年（1860）冯赞勋撰：《鼎建云泉仙馆碑》，收入黎志添、李静编著：《广州府道教庙宇碑刻集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第913-914页。

一采芝径，传说是“吕仙采芝于此，尚留石迹。今石广祀之”。<sup>31</sup>甚者，白云洞主在洞中的塑像就被乡人奉祀为吕仙像。<sup>32</sup>因此之故，在云泉仙馆创立以前，西樵山可说已经成为吕祖信仰的据点了。道光二十七年，李宗简、冯赞勋等当地乡绅将玉楼书院故址扩建为云泉仙馆。大殿称赞化宫，专祀吕纯阳祖师，并建有供奉云泉仙馆道友灵位的祖堂，及接待客人的云泉仙馆颐养院“墨庄”等建筑。<sup>33</sup>云泉仙馆的创建，自道光二十七年开始至咸丰八年（1860）竣工，历时十三载。李宗简成为仙馆第一任住持。现存的石刻门额“云泉仙馆”四个大字即是由李宗简请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所题写的。<sup>34</sup>（见图五）

本论文的目的旨在探讨光绪十九年由西樵云泉仙馆编撰和刊刻的《吕祖无极宝忏》的成书来源及其与其他在清代各地吕祖扶乩道坛中编纂刊行的“吕祖忏”的渊源关系。<sup>35</sup>且

---

<sup>31</sup> 黄亨纂辑：《西樵白云洞志》第1册，清道光己亥（1839）刻本，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收藏，第13b页。

<sup>32</sup> 同上注，第2册，第2a页。

<sup>33</sup> 香港云泉仙馆今存一份民国14年《西樵云泉仙馆颐养院简章》的增订本，共有十八章。初本为咸丰二年（1852）李宗简所订。

<sup>34</sup> 谭标：《西樵山云泉仙馆与耆英其人》，载于南海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南海文史资料》第11辑，1987，第44-45页。

<sup>35</sup> 除了《吕祖无极宝忏》，由西樵山云泉仙馆刊刻的科仪经本、善书和吕祖乩文，计有《善与人同录》、《吕祖分类功过格》、《吕祖灵签图解》及《三教幽科》等。见志贺市子：《近代岭南道教史上的“仙馆”初探》，第108页。

在此文献考证的基础上，本论文进一步考证西樵云泉仙馆的编撰者乃是依据哪种“吕祖忏”底本而编纂成这部在广东地区广泛流传的礼忏科本。

除了西樵云泉仙馆本《吕祖无极宝忏》外，在光绪十九年以前，至少另有两种亦称为“（吕祖）无极宝忏”的礼忏经本。第一种称为《玉清纯阳慈航无极宝忏》，收入在乾隆四十年（1775）由武林（今杭州市）吕祖乩坛——“桂香集”的弟子邵志琳（1748-1810）增辑的六十四卷《吕祖全书》的第五十九卷里，全部共有三十页纸。邵志琳称其所收录的《玉清纯阳慈航无极宝忏》出自“武林元妙观刻本”。<sup>36</sup>（见图六）由于该忏本尾页附有一篇康熙七年（1668）夏，内丹南宗祖师张伯端降示的《紫阳张真人后跋》，因此，可以说《玉清纯阳慈航无极宝忏》应于康熙七年编成。

第二种清代吕祖宝忏称为《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度人宝忏》。这部吕祖忏经源于嘉庆五年（1800）在京城立坛的一所吕祖乩坛：“觉源坛”。<sup>37</sup>其弟子蒋予蒲（1756-

<sup>36</sup> 邵志琳增辑：《吕祖全书》卷 59，清乾隆四十年刊本，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第 1a 页。另据乾隆《杭州府志》卷 28，第 655 页：“元妙观在石龟巷。唐时为紫极宫。梁开平二年改真圣观。宋郡守王钦若徙天庆观额于此。元改今名。明正德中重建。”

<sup>37</sup> 关于觉源坛的研究，参森由利亚：《〈道藏辑要〉と蒋予蒲の吕祖扶乩信仰》，《东方宗教》（2001.98）：33-52；莫尼卡：《“清代道藏”——江南蒋元庭本〈道藏辑要〉之研究》，《宗教学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17-27 页；黎志添：《〈吕祖全书正宗〉：清代北京觉源坛的历史及其吕祖天仙派信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46（2015）：101-149。

1819)<sup>38</sup>于嘉庆五年编辑校订并刊行了一卷本的《重订吕祖全书宗正》，现藏于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文库编号：19，F282）。<sup>39</sup>该书收录有《十六品经》、《吕帝本传》和《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度人宝忏》。及后，蒋予蒲与其天仙派同坛弟子又于嘉庆八年（1803）至十年（1805）编辑和刊刻了十七卷本《吕祖全书正宗》，在嘉庆十年至二十年（1815）间进一步编成了《道藏辑要》。<sup>40</sup>《吕祖全书正宗》和《道藏辑要》都收录有觉源坛的《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度人宝忏》，这部忏经在嘉庆（1796-1802）和道光（1821-1850）年间流行。日本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现藏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戊申刻板的《孚佑上帝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度人宝忏》（见图七），扉页记有“道光戊申敬刊”、“抱古阁藏版”、“京都琉璃厂桥西路北翰藻斋李姓刷印”等字。由于蒋予蒲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辞世之后，我们再没发现有关觉源坛的降鸾活动及其弟子的讯息，因此不能确定道光二十八年的刊本是否与觉源坛弟子有

---

<sup>38</sup> 关于蒋予蒲的生平，参胡敬为其所撰的墓志铭，见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94，《蒋予蒲条》，收入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85，第146册，第160-163页。

<sup>39</sup> 黎志添：《〈吕祖全书正宗〉：清代北京觉源坛的历史及其吕祖天仙派信仰》，第121页。

<sup>40</sup> 关于研究觉源坛编纂《吕祖全书正宗》和《道藏辑要》的历史经过的参考书目，见注38。

关。<sup>41</sup>但是,道光本《孚佑上帝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度人宝忏》的内容却与嘉庆五年《重订吕祖全书宗正》和嘉庆八年《吕祖全书正宗》的版本大致相同,只有少许部分为后来道光本所增补,例如在道光本《孚佑上帝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度人宝忏》里,忏文开首之前增加了一篇《孚佑上帝自诰》,并且在忏文结尾的收赞之后,增多二篇咒文,即《孚佑上帝救苦难神咒》和《孚佑上帝涤氛神咒》。最后,该忏本在结忏之后,另附加了《柳真君诰》、《葛天君诰》、《王仙师诰》和《孚佑上帝心经》等四篇。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吕祖无极宝忏》的来历解释,香港道堂之间流传的看法是该忏本为清末西樵云泉仙馆的道侣弟子直接从吕祖师的降乩而获得的。例如青松观罗智光为刘仲宇《吕祖无极宝忏》(注释本)所撰的《序》,称《吕祖无极宝忏》“降乎神仙之笔”。<sup>42</sup>然而,本论文却持不同看法:虽然《吕祖无极宝忏》的大部分文字内容确是出自清代

---

<sup>41</sup> 道光二十八年版《孚佑上帝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度人宝忏》尾页记:“叶河桂祥圆妙、长白常存诚妙、宛平贾继昌明妙、襄平蒋道轮修妙全捐资敬刊”。见嘉庆五年刊本,东京: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藏,第27a页。关于蒋予蒲辞世的记载,参胡敬:《蒋予蒲墓志铭》,收入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稿》,卷94,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146册,第163页。

<sup>42</sup> 见罗智光:《〈吕祖无极宝忏注〉序》,收入龙游(刘仲宇)、丁常云注,李养正审订的《吕祖无极宝忏注》,香港:青松观香港道教学院,1997,缺页码。

以来各处的吕祖扶乩道坛，但是忏经文本却不是完全由云泉仙馆的鸾生直接叩笔吕祖而得授的，反之是编者选取了清代以来已经流传的各种总称为“吕祖无极宝忏”的忏文，最后辑成云泉仙馆本《吕祖无极宝忏》。

### 一、西樵本《吕祖无极宝忏》的内容结构

光绪十九年西樵本《吕祖无极宝忏》的忏本内容很清楚地分为两部分，即“吕祖经”和“吕祖忏”，先经后忏。因此而言，光绪十九年西樵本的科本题为“九天大罗玉都师相纯阳妙道天尊无极经忏”，或言“吕祖师经忏”。首先是以开坛赞起首，接着是唸诵“吕祖经”——《九天大罗玉都师相吕圣真君道德真经》（以下简称《吕圣真君道德真经》），从页一上至页十上。然后以一篇《吕祖师宝诰》作为经部分的结束。至于“吕祖忏”部分是从页十下开始，并再次标名“九天大罗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宝忏”的忏题，并以一首《开忏咒》作为忏仪正式的开始，直至页九一上忏终，记“九天大罗玉都师相纯阳妙道天尊无极经忏终”。比较而言，香港云泉仙馆于1961年初次重刻的《吕祖无极宝忏》似乎直接把经归入忏仪，没有从标题上清楚显示先“经”后“忏”的次序。例如在《开忏咒》之前，就没有依照光绪十九年西樵本的做法，标示出“九天大罗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宝忏”的忏题。结果造成开经首的《吕圣真君道



德真经》和紧接的《吕祖师宝诰》在《吕祖无极宝忏》里所占的科仪地位显得不太清楚。

概括来说,光绪十九年西樵本《吕祖无极宝忏》的内容主要包括六种经文:1.一篇《吕圣真君道德真经》;2.两篇召请吕纯阳祖师的《召请文》;3.三篇祖师《宝诰》,即萨守坚祖师、钟离权祖师和许真君;4.七篇吕祖师《宝诰》;5.七篇吕祖师《垂训》;6.四篇叙述吕祖神通变化灵应事迹的《志心朝礼》。至于《吕祖无极宝忏》的整套仪式节次,又可依序分为31个小节,排列如下(案:《吕祖无极宝忏》经页号码乃是根据光绪十九年版):

	节次	段落	页数
1.	启坛赞	樵阳启化,妙道传经,…… 顶礼师真,超劫上瑶京。	页1上- 1下
2	九天大罗玉都 师相吕圣真君 道德真经	天运初来,与人同得,…… 大道尽此,敬修奉持。	页2上- 8上
3.	至心皈命礼 (1)——吕 祖宝诰(1)	玉清内相,金阙选仙,化身为 三教之师,……纯阳演政警化 孚佑帝君,兴行妙道天尊。	页8下- 10上
4	开忏咒	乾坤浩荡,日月亏盈。…… 谨能持奉,道业斯成。	页10下- 12下
5	发炉咒	道由心学,心假香传。…… 弟子关告,径达九天。	页12下- 13上
6	上启诸天众圣	大罗启教东皇大帝、…… 历代师尊圣众,悉仗真香, 普全供养。	页13下- 15上

7	入意（申述拜 忏悔过之意）	窃念：弟子扰扰生民， 茫茫下土，……众等虔恭， 称扬圣号。	页15下- 17下
8	至心皈命礼 （2）—— 萨祖宝诰	派流西蜀，迹显龙兴。…… 一元无上真君、 玄风永振天尊。	页18上- 19下
9	至心皈命礼 （3）—— 钟离祖师宝诰	黄芽得道，白雪成真。…… 东华洞天帝主、钟离妙道真 人、飞行救劫天尊。	页19下- 20下
10	至心皈命礼 （4）—— 许祖宝诰	混元始祖，一气分真。…… 度人祖师、净明普化天尊。	页21上- 22下
11	至心皈命礼 （5）—— 请吕祖师启 请文（1）	仰启蓬莱得道流，…… 速下云衢慰所求。	页22下- 24下
12	至心皈命礼 （6）—— 请吕祖师启 请文（2）	启请唐朝得道士，纯阳正派吕 仙真。……我今启请望来临， 大赐师恩加拥护。	页25上- 25下
13	至心皈命礼 （7）—— 吕祖师宝诰 （2）	唐朝得道，宋室开玄。…… 誓愿度人，真广慈尊。	页26上- 27下
14	至心皈命礼 （8）—— 吕祖师宝诰 （3）	碧眼朱颜，黄颧绿鬓。…… 誓愿度人，纯阳真广慈尊。	页28上- 29上

15	至心皈命礼 (9)——吕祖 祖师宝诰(4)	咸通得第,赐宴琼林。…… 誓愿度人,纯阳真广慈尊。	页29下- 30下
16	至心皈命礼 (10)——吕 祖师宝诰(5)	终南得道仙,镇守蓬莱 巅。……誓愿度人, 纯阳真广慈尊。	页31上- 33上
17	至心皈命礼 (11)——吕 祖师宝诰(6)	日出东山之上,本太极而 胚;……誓愿度人, 纯阳真广慈尊。	页33上- 34上
18	至心皈命礼 (12)——吕 祖师宝诰(7)	萧宇玄臣,香林仙宰。…… 玄都孚佑帝君,纯阳演政兴行 持劫妙道济世天尊。	页34下- 36下
19	吕祖师垂训 (1)	九天启化,普度兆民。…… 日新吾道,度之上升。	页36下- 37下
20	吕祖师垂训 (2)	尔时,玉皇至尊,在兜率凌霄 天宫,……消灾解厄,增福延 龄,在坛众生皈依信礼。	页37下- 42上
21	吕祖师垂训 (3)	吾立度人笈,先立度人 心;……世人能解悟, 皈命礼师真。	页42上- 44下
22	至心朝礼 (1)—— 吕祖师灵应事 迹(1)	真元降鹤,纯阳妙道天 尊。……玄应祖师, 纯阳妙道天尊。	页44下- 46下
23	吕祖师垂训 (4)	大哉玄真,水火相匀。…… 他年行满,拔宅飞星。	页46下- 48下

24	吕祖师垂训 (5)	吾作如是经，传留谕世人（1. 有等顽愚者、2. 有等聪明者、3. 有等英雄者、4. 有等无知者、5. 有等愚忠者、6. 有等凶邪者、7. 有等荣华者、8. 有等贪淫者、9. 有等求生者、10. 有等徒忧者、11. 有等偷生者、12. 有等贪饕者、13. 有等瞋怒者、14. 有等贪荣者、15. 有等痴痴者）…… 有缘成大道，皈命礼仙真。	页48下- 63上
25	至心朝礼（2） ——吕祖师灵 应事迹（2）	神贯日乌，纯阳妙道天尊。 ……四生慈父，真广孚祐。	页63上- 65上
26	吕祖师垂训 (6)	一诚端悟，再爇名香。…… 奉真朝斗，寿禄延康。	页65上- 71下
27	至心朝礼（3） ——吕祖师灵 应事迹（3）	口口相传，纯阳妙道天尊。 ……海上红云，圆通感应。	页71下- 73下
28	吕祖师垂训 (7)	世有善根，广种厚成。…… 涤除身垢，共获福因。	页73下- 76下
29	至心朝礼（4） ——吕祖师灵 应事迹（4）	斩蛟除害，纯阳妙道天尊。 ……等闲聊戏，不容拟议。	页77上- 78下
30	回向（包括 《太上灵宝净 明道元正印 经》与“三皈 依”）	礼拜已过，持擘周完。…… 普惠诸众生，皆成无上道。	页78下- 90下
31	收赞	玄门道祖，金阙选仙。…… 變理乾坤，劫尽保无侵。	页90下- 91上

吕祖信仰是《吕祖无极宝忏》的核心，因此这部吕祖忏本的主要内容包括吕祖降示的“真经”、“宝诰”、“垂训”，以及“灵应事迹”。“宝诰”、“垂训”和“灵应事迹”的内容都是阐述吕祖修道、发愿、度化、成仙等事迹，并记载了其证道成仙后又受元始天尊之命降示演经、度化世人、劝诫生人无作诸恶的使命。

从南宋以来，吕洞宾显化度人的灵应故事就一直被不同的编纂者有系统地收录起来。<sup>13</sup>现存明嘉靖三十七年河北邯郸县重刊的八卷《纯阳吕真人文集》，就收录了七十则吕洞宾的度化灵应故事。明《道藏》亦收录有元代全真道士苗善时编撰的《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这是另一部收载吕洞宾神化事迹的文集。现存《道藏》本《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共收有八十七则吕洞宾显化度人的故事。<sup>44</sup>根据道教的思想，“显化度人”的意思是指神明显其变化之迹，以达

---

<sup>43</sup> 参黎志添：《识见、修炼与降乩——从南宋到清中叶吕洞宾显化度人的事迹分析吕祖信仰的变化》。

<sup>44</sup> 见苗善时：《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序》，《道藏》第5册，第704页。另参森由利亚：《〈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に見る全真教の特徴について》，《東洋の思想と宗教》9（1992）：31-47（中文译本见森由利亚著，宋斐斐、刘维全译：《关于〈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所表现的全真教特征》，载于吴光正主编：《八仙文化与八仙文学的现代阐释——二十世纪国际八仙论丛》，第805-816页。

到开度教化的救世功能。<sup>45</sup>依照吕祖“度人”的宗旨来说，《吕祖无极宝忏》的“宝诰”、“垂训”和“灵应事迹”等经文都是为了劝勉受度信众修心积德，归心大道，如此，吕祖必度之上升仙界。例如上文提及《玉清纯阳慈航无极宝忏》所收录的《紫阳张真人后跋》称：“果能尊垂训而法行，仰事迹而感化，将见普天之下尽属慈航。”<sup>46</sup>有关吕祖“无量度人”的信仰，《吕祖无极宝忏》中七篇由吕祖师降乩的垂训表达得十分清楚，例如第二篇垂训——《指明因果章》说：“吾立度人笈，先立度人心；吾奉度人敕，先开度人门。欲持因内果，先植果中因；因果圆成日，人人皆自明。我却无些指，指明苦海津；方知是宝筏，共度无量生。”<sup>47</sup>

“忏”，原是梵语 *kṣama*（忏摩）的略译，原意是对于所犯的罪及恶业的自我告白。“悔”，是梵语 *apatti-pratidesana* 之译，有说罪，请求原谅之意。<sup>48</sup>因此，可以说，忏悔与悔过、谢罪的意思相同。有关六朝道教经典何时开始借用佛教“忏”字或“忏悔”一词的问题

---

<sup>45</sup> 参谢聪辉：《南宋道经中“飞鸾开化”出世类型的认知与特质析论》，载于盖建民编：《开拓者的足迹——卿希泰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10，第133-155页。

<sup>46</sup> 邵志琳增辑：《吕祖全书》卷59，清乾隆四十年刊本，第29b页。

<sup>47</sup> 《吕祖无极宝忏》，第42a-43a页。

<sup>48</sup> 见圣凯法师：《中国佛教忏法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第11-23页。

不是本论文要探讨的范围，但是，至晚在陆修静《洞玄灵宝五感文》描述涂炭斋时，已出现“叩头忏悔”一语。<sup>49</sup>道教一直是把首过、自悔、悔罪、忏悔、忏罪、忏悔、忏解等皆解释为亡魂拔罪、除过、解谪的必要条件，更是死魂在地下世界得到救赎的前设。<sup>50</sup>清代觉源坛弟子受吕祖之命编纂的《道藏辑要》就收入一部共有六卷的《忏法大观》，其中共有三十二种忏法经文。蒋予蒲的父亲蒋曰纶（1729—1803）<sup>51</sup>在其《忏法大观序》里称：“忏者，悔其既往之愆，而防其未来之过。”<sup>52</sup>借用蒋曰纶对忏法目的的理解，《吕祖无极宝忏》的主要内容，除了朝礼皈命吕祖，尊仰其度人的事迹以外，亦十分强调唸诵该忏的信众要忏悔一己所犯的罪过，求消罪除愆，才能获得吕祖的慈心救苦。《吕祖无极宝忏》中刊载的一篇《忏悔文》体现了此种忏悔思想，信众弟子哀求忏悔，曰：

窃念：弟子扰扰生民，茫茫下土，动静或亏于常性，行藏尽起乎心愆。或忠信有亏，或孝慈不立。有犯

<sup>49</sup> 陆修静：《洞玄灵宝五感文》，《道藏》第32册，第620页下。

<sup>50</sup> 关于道教忏悔和解罪的信仰，见黎志添：《天地水三官信仰与早期天师道治病解罪仪式》，《台湾宗教研究》2:1(2002)：1-30；黎志添：《道教施食炼度科仪中的忏悔思想：以当代四种广东与江浙道教科本作为中心考察》，《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57（2013）：277-298。

<sup>51</sup> 蒋曰纶的生平资料，见《国史馆本传》，收入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稿》，卷94，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146册，第148-151页。

<sup>52</sup> 蒋曰纶：《忏法大观序》，收入蒋予蒲汇辑：《道藏辑要》柳集一，《忏法大观》，清嘉庆十年（1805）至二十年（1815）刊本，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序第3b页。

天地之禁忌，常违仙圣之科条。徒受生成，曾无惭愧？  
奢华过度，诡谲乱常。巧言令色，怪行狂图。冒触三  
光，抛弃五谷。以杀生为乐，以虐下为欢。偏私隐匿，  
放荡轻器。有过不悛，知非故造。纵一心以妄作，致百  
罪而俱罹。非藉忏悔，曷叨原宥？是以搏<sup>53</sup>拊心，肘行  
膝步，望皇灵而稽首，仰师座以倾心。除罪咎于反政之  
前，求忏悔于当生之际。自新无尽之良缘，共乐非常之  
善利。众等虔恭，称扬圣号。<sup>54</sup>

虽然这篇忏悔文仍然属于一篇“定型性”的忏悔文，并非是个  
人悔罪的特别告白，而是一篇涵盖人世间普遍罪愆的典型  
忏悔文，<sup>55</sup>但是它在《吕祖无极宝忏》里仍然具有特别的  
宗教意义，即突出了道教关于罪恶与救度的思想，特别是  
本论文指出的“朝礼”和“忏悔”的紧密关系。

---

<sup>53</sup> “搏頰”疑为“搏颊”之误。六朝天师道民上章时，就有“叩头搏颊”  
的忏悔行为，例如《老君音诵诫经》称：“老君曰：道官策生男女民烧香  
求愿法，入靖，东向，三上香，乞。八拜，便脱巾帽，九叩头，三搏  
颊，满三，乞。启言：男官甲乙，今日时烧香，愿言上启，便以手捻香  
着炉中，口并言：愿甲乙以年七以来，过罪得除，长生延年。复上香，愿  
言：某乙三宗五祖，七世父母，前亡后死，免离苦难，得在安乐之处。”  
《老君音诵诫经》，《道藏》，第18册，第214页上。另见陆修静《太  
上洞玄灵宝授度仪》，《道藏》，第9册，第854页中-下：“长跪大谢，  
弟子叩头，搏颊无数。”

<sup>54</sup> 《吕祖无极宝忏》，光绪癸巳年本，第15b-17b页。

<sup>55</sup> 关于道教仪式中的忏悔文的宗教性质，参 Stephen Bokenkamp 著，张  
显华译：《早期灵宝经中的定型忏悔文》，载于李丰楙、廖肇亨编：  
《沉沦、忏悔与救度：中国文化的忏悔书写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  
中国文哲研究所，2013，第119-138页；Schipper, K.(1985). Vernacular and  
Classical Ritual in Tao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1(2013),34.



## 二、康熙七年《孚佑帝君慈航无极宝忏》及嘉庆五年 《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度人宝忏》

除了被奉为全真教创教祖师之外，吕洞宾信仰也在宋代之后流行于民间草根基层之中。民间的吕洞宾形像与全真教内丹术并无多大关联。吕洞宾的信仰者视他为医者及奇迹的创造者，或各种行业的保护神，或拥有神力的降乩神明，或是具法力的“八仙”中的一位神仙。<sup>56</sup>盖而言之，全真教视吕洞宾为一位深谙内丹存思术的创教祖师，而在民间受崇拜的吕洞宾则是一位禳灾除疾的神明。直至清末的中国，吕祖一直是许多中产阶级、商人及文人的道教信仰团体的崇拜对象，乃至今天，在中国民间信仰之中，吕祖信仰仍然兴盛，与观音、关帝、真武等信仰鼎足。

两宋之际出现大量记录吕洞宾传说及事迹的道经仙传、笔记诗话和小说杂剧。<sup>57</sup>金元时期，以吕洞宾的神仙传记为中心的道教仙传记述，例如有赵道一（活跃于1294-1307）

---

<sup>56</sup> 参康豹著，吴光正、刘玮译，刘耳校，《多面相的神仙——永乐宫的吕洞宾信仰》；Paul Katz. (1996). *Enlightened Alchemist or Immoral Immortal? The Growth of Lü Dongbin's Cul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up>57</sup> 北宋初期吕洞宾的神仙事迹就开始广泛流传，例如陶谷（903-970）所编的笔记《清异录》卷下记载了目前已知最早的吕洞宾神通广大的事迹：“唐末，冯翊城外酒家门额书云：‘飞空却回顾，谢此含春王。’于‘王’字末大书：‘酒也。’字体散逸，非世俗书，人谓是吕洞宾题。”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7册，第912页上。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和苗善时《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此外，吕纯阳祖师文集汇编的刊行，可以参考明万历十一年（1583）杨良弼编《吕祖文集》，其《后序》记：“有唐真人纯阳吕祖集共八卷，本传及灵迹三卷，诗歌五卷，不知衰于何人，自宋乾道间，已刊布于世。”<sup>58</sup>现存最早的吕纯阳文集是明代嘉靖三十七年《纯阳吕真人文集》的重刊本，共八卷。及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三十五年（1607），又分别出现三卷本和六卷本的《吕祖志》。这些在晚明时期刊行的吕祖道书都可以证明吕祖信仰在当时士人中广泛流布的情况。

与本论文有关的是《吕祖全书》在清代各处吕祖乩坛的广泛流传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清代最早编纂并刊行的吕祖道书是于乾隆九年（1744）编汇成书并刊行流通的《吕祖全书》，共三十二卷，由湖北江夏县城（今武昌区）吕祖道坛涵三宫弟子刘体恕（本名樵，字柯臣，道号无我子）、刘允诚（号清虚）、刘荫诚（号清惠）及鸾生黄诚恕等编汇并付梓刊行。<sup>59</sup>根据黄诚恕《〈吕祖全书〉序》，他与刘体恕等涵三宫弟子在乾隆五年（1740）开始编汇《吕祖全书》

---

<sup>58</sup> 杨良弼《纯阳吕祖集后序》，收入《道书全集》（海王古籍丛刊），北京：中国书店，1990，明嘉靖三十七（1558）重刊本，第888页下。

<sup>59</sup> 黎志添：《清代四种〈吕祖全书〉与吕祖扶乩道坛的关系》，第187-196页。

的经过，称：“庚申冬（1740），晤无我子刘君，一见欢然，相视莫逆，爰有同心，同敬叩师真，荷蒙许可，遂溯流而上，直抵清江（江西临江府），邀集一二同志，博采遗文，广搜圣训，汇为《全书》三十二卷。”<sup>60</sup>除了搜集湖北地区以外各地流传的吕祖道书（例如有《五品仙经》、《八品仙经》、《圣德诸品经》等）之外，刘体恕等亦把吕祖在涵三宫前后四十余年降乩开演的道经编入《吕祖全书》，例如卷二十七和卷二十八所收录的《涵三杂咏》、《涵三杂咏续辑》及《涵三语录》。涵三宫的《吕祖全书》自1744年刊行之后，影响很大，在不同地区和时期的吕祖道坛都有重刊本。据笔者所知，三十二卷本《吕祖全书》至少分别在嘉庆元年（1796）、嘉庆五年（1800）、道光三十年（1850）、同治七年（1868）、光绪五年（1879）、民国六年（1917）、民国九年（1920）、民国十九年（1930）、1965年及1979年等都有重刊。

### （一）《孚佑帝君慈航无极宝忏》

乾隆四十年，浙江省钱塘人邵志琳（号万善子）等吕祖弟子在三十二卷本《吕祖全书》的基础之上增辑成另一部六十四卷本的《吕祖全书》。其中的第四十九卷收载了现存

<sup>60</sup> 黄诚恕：《吕祖全书序》，《吕祖全书》卷1，乾隆九年刊本，第3b页。

最早的《太乙金华宗旨》，称《先天虚无太乙金华宗旨》，并附有15篇序文。<sup>61</sup>《先天虚无太乙金华宗旨》保留了康熙七年（1668）江苏毘陵（常州府）武进县吕祖乩坛的活动数据，甚有研究价值。<sup>62</sup>与本论文有直接关系的是，该部《吕祖全书》卷五十九收录了一部《孚佑帝君慈航无极宝忏》（以下称《慈航无极宝忏》），这部编纂于康熙七年或以前的《慈航无极宝忏》成为西樵山本《吕祖无极宝忏》的文献来源及主要依据的底本。

邵志琳本《慈航无极宝忏》在忏首收有两篇序言，即邵志琳撰于乾隆四十年乙未的《慈航无极宝忏小序》和吕祖于康熙七年五月十日在守珍庵降示的《慈航无极宝忏原序》。在该忏结尾，又收有托名紫阳张真人，即张伯端的《后跋》。该《后跋》记称：“康熙戊申（1668）仲夏，紫阳

---

<sup>61</sup> 邵志琳增辑：《吕祖全书》卷 49，清乾隆四十年刊本，原序第 1a-19b 页。

<sup>62</sup> 关于《先天虚无太乙金华宗旨》的相关研究，参 Esposito, M. (1998).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ngmen School*, 《国际东方会议纪要》43 (1998): 90-110; Mori, Y. (森由利亚). (2002). *Identity and Lineage: The Taiyi jinhua zongzhi and the Spirit-Writing Cult to Patriarch Lü in Qing China*. In L. Kohn & H. D. Roth. (Eds.). *Daoist Identity: History, Lineage, and Ritua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65-184; 黎志添：《〈太乙金华宗旨〉的净明源头问题：清初常州吕祖乩坛信仰与净明派的关系》，《道教研究学报》9（2018）：103-140。

弟子张伯端敬撰。”<sup>63</sup>关于《慈航无极宝忏》的来历,吕祖《原序》称:“紫阳仙子纂《慈航无极宝忏》成,请序于予。”<sup>64</sup>邵志琳《小序》亦称:“紫阳张真人仰体师慈,特纂是忏。”<sup>65</sup>据此可知,《慈航无极宝忏》乃是吕祖的弟子张紫阳真人于康熙七年在一所乩坛(守珍庵?),以扶鸾方式降示而编纂出来的一部吕祖忏本。张紫阳的《后跋》提供了详细的解释,说明该忏的题解、神学目的和内容结构。首先是忏题,张紫阳解释“慈航无极”之意,称:“集成宝忏,名曰慈航,副圣祖度人之意。尊曰无极,本圣祖无量之心。”<sup>66</sup>其次,《慈航无极宝忏》的神学目的,不仅是为了“忏罪悔过”。一方面,吕祖《原序》强调了“忏”之本意:“忏也者,所以忏罪也,亦以补经之不及也。”<sup>67</sup>另一方面,张紫阳《后跋》补充“忏”的另一目的——“修身立命”:  
“此忏之为言忏也,非徒消罪除愆,亦且修身立命。”<sup>68</sup>在《慈航无极宝忏》里,朝礼上界神明也是一种“修身立命”的功夫。张紫阳《后跋》称朝上帝(天尊)可以“诚吾之心”,朝星辰可以“顺吾之气”,朝师真可以

---

<sup>63</sup> 邵志琳编:《吕祖全书》卷 59,清乾隆四十年刊本,第 29b 页。

<sup>64</sup> 同上注,原序第 3b 页。

<sup>65</sup> 同上注,小序第 1a 页。

<sup>66</sup> 同上注,第 29b 页。

<sup>67</sup> 同上注,原序第 3a 页。

<sup>68</sup> 同上注,第 29a 页。

“成吾之善”，朝将帅可以“闲吾之邪”。因此，除了忏罪，《慈航无极宝忏》同时重视“朝礼”的部分。张紫阳亦指出《慈航无极宝忏》“首礼上帝星辰，次礼师真将帅，而圣祖之垂训事迹，则间出焉”。<sup>69</sup>

《慈航无极宝忏》的内容结构就明显反映了这种建立在忏罪与朝礼双重神学目的之上的道教礼忏特征。它的节次结构可依序分为1. 启忏、2. 启圣、3. 入忏、4. 回向和收赞。首先的开启忏仪部分包括了起赞和念咒两个小节，即“启忏赞”和“无极上咒”。其次是上启吕祖，包括两段“启请颂”。第三节次为入忏，属于本忏内容的主体部分，包括有四次对吕祖的“志心敬礼”、一次“志心朝礼天尊”、一次“志心朝礼斗父、斗母及四方星辰”、一次“志心朝礼宗派祖师真人”和一次“志心朝礼天界元帅神”。而在“志心敬礼”或“志心朝礼”之间，则插入七段吕祖为度世而降示的垂训，这即是《后跋》所说的“而圣祖之垂训事迹，则间出焉”。从节次的序次来说，《慈航无极宝忏》的入忏部分，又可细列如下：

1. 志心敬礼吕祖（1）→2. 吕祖垂训（1）：《降生阐化章》→3. 志心敬礼吕祖（2）→4. 吕祖垂训（2）：

---

<sup>69</sup> 同上注，第 29a 页。

《指明因果章》→5.志心朝礼天尊→6.吕祖垂训（3）：  
《慈航普渡章》→7.志心朝礼星辰→8.吕祖垂训（4）：  
《普劝修心章》→9.志心敬礼吕祖（3）→10.吕祖垂训  
（5）：《无极显化章》→11.志心敬礼吕祖（4）→12.  
吕祖垂训（6）：《觉世度人章》→13.志心朝礼师真  
→14.吕祖垂训（7）：《开明大道章》→15.志心朝礼将  
帅。<sup>70</sup>

## （二）《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度人宝忏》

如前所述，收入于一卷本《重订吕祖全书宗正》的  
《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度人宝忏》（以下简称《无极度人  
宝忏》）为嘉庆五年以前北京觉源坛蒋予蒲及同门弟子所编  
纂，但题为“玉府阐教妙达真人孟琪敬撰”。<sup>71</sup>《无极度人  
宝忏》后来又被收入蒋予蒲于嘉庆八年至十年间完成编纂的  
十七卷本《吕祖全书正宗》的卷首，内容完全相同。嘉庆十  
年至二十年间，觉源坛弟子进一步编纂《道藏辑要》，其中  
的六卷本《忏法大观》共收录了三十二种忏经，也包括《无

<sup>70</sup> 邵本《慈航无极宝忏》虽用“敬礼”一词，但应是跟随朝礼天尊、星  
辰、师真一脉而下，因此改 为“志心朝礼将帅”，以区别对吕祖的“志  
心敬礼”。

<sup>71</sup> 见蒋予蒲辑：《吕祖全书正宗》卷首，宝忏第7a页。本文依据的《吕  
祖全书正宗》版本是现 藏于日本京都大谷大学的版本，共十七卷。大谷  
本《吕祖全书正宗》属嘉庆十年（1805）刊本，如卷一的《十六品经》就  
收载有吴璫于嘉庆乙丑（1805）所撰的《十六品经后跋》。

极度人宝忏》。《道藏辑要》本《无极度人宝忏》尾页记称是由“广化弟子惠觉校订”。<sup>72</sup>惠觉，即蒋予蒲，如蒋氏在《十六品经后跋》署称：“惠觉弟子蒋予蒲守中氏谨跋。”<sup>73</sup>虽然二者的内容和结构基本是一致的，但是《道藏辑要》本和《吕祖全书正宗》本的《无极度人宝忏》仍有不同之处，最明显的是上启诸天神明部分，前者不仅增多且更详尽列明众位神明的称号。例如，《吕祖全书正宗》本《无极度人宝忏》上启“三境三宝天尊”，而《道藏辑要》本则称：“玉清圣境天宝元始天尊、上清真境灵宝玉宸天尊、太清仙境神宝道德天尊。”此外，《道藏辑要》本增加了上启觉源坛的守坛和护坛的仙真元帅，例如有“玉宸少宰宏济真君”、“觉源护法马大天师”、“守坛护法诸大灵官”和“云空过往纠察尊神”等。<sup>74</sup>

《吕祖全书正宗》的卷首首先收载了各篇序言、凡例、总目和孚佑帝君宝诰，之后编入的便是《无极度人宝忏》。对于这种编排，觉源坛的守坛大惠真人吴凤洲在其降笔的

---

<sup>72</sup> 孟珙（托）：《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度人宝忏》，收入蒋予蒲汇辑：《道藏辑要》柳集五，清嘉庆十年（1805）至二十年（1815）刊本，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第47a页。

<sup>73</sup> 蒋予蒲：《十六品经后跋》，收入蒋予蒲汇辑：《吕祖全书正宗》卷1，第108a页。

<sup>74</sup> 孟珙（托）：《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度人宝忏》，收入蒋予蒲汇辑：《道藏辑要》柳集五，第32a页。



《全书正宗凡例》中称：“是集将无极宝忏列卷首，《宗正》所未收入者，乃系初本。”<sup>75</sup>笔者曾发表《清代四种〈吕祖全书〉与吕祖扶乩道坛的关系》一文，比较了乾隆、嘉庆两朝数十年间，在湖北武昌、浙江杭州、江苏苏州和京城等地，相继出现的由吕祖扶乩道坛弟子编纂和刊刻的四种《吕祖全书》。对于邵本《慈航无极宝忏》的评价，《吕祖全书正宗》与另一部乾隆末年苏州吕祖乩坛弟子考订的十八卷本《吕祖全书宗正》存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根据《全书宗正凡例》，《吕祖全书宗正》编纂者不收录“吕祖宝忏”的原因，是因为“邵本续添《雪过忏》、《渡人忏》、《成真忏》，不无附会。其《慈航无极宝忏》，语次失伦，更多不经，真本未入”。<sup>76</sup>相比《吕祖全书宗正》对吕祖忏本的不重视，觉源坛却把《无极度人宝忏》收入《全书正宗》的卷首。吴凤洲《全书正宗凡例》称“《宗正》所未收入者，乃系初本”的意思是觉源坛接受了《吕祖全书宗正》对邵本《慈航无极宝忏》“语次失伦，更多不经”的批评，因此，《吕祖全书正宗》收录的《无极度人宝忏》乃是由觉源坛蒋

---

<sup>75</sup> 吴凤洲（托）：《全书正宗凡例》，收入蒋予蒲辑：《吕祖全书正宗》卷首，凡例第 1b 页。

<sup>76</sup> 陈通真（谋同子）：《全书宗正凡例》，〔清〕陈通真补刻：《吕祖全书宗正》卷 1，清咸丰二年（1852）刻本，京都：大谷大学藏，凡例第 5b 页。

予蒲及同门弟子编纂出来的，并重新经过各位高真重加改订的新忏本。吴凤洲称：“此卷经孟校书真人并各高真，重加改订，全易旧观。读者既可仰日月之明，亦藉涤身心之陋。语关道妙，秘洽天人，皈至道者，不可不知。”<sup>77</sup>

觉源坛《无极度人宝忏》的科节结构，可依序次排列如下：1. 启忏、2. 启圣、3. 入忏、4. 回向和收赞。首先启忏部分，包括1. 启请赞和2. 七大神咒（即净心神咒、净口神咒、净身神咒、安土地神咒、净天地神咒、金光神咒和祝香神咒）。至于作为本忏内容的主体部分——入忏，则包括了重复四次的相同节次，称为“初忏”、“二忏”、“三忏”和“四忏”。虽然四忏的入忏文字不同，但是节次相同如下：1. 赞、2. 至心皈命礼（即吕祖宝诰）、3. 忏文、4. 至心朝礼。

比较觉源坛《无极度人宝忏》与邵本《慈航无极宝忏》，二者的忏法节次和神学基础存在很大的分别。首先，如前所述，《慈航无极宝忏》的入忏部分有八节：包括起首两次为“志心敬礼吕祖”，然后依次为“志心朝礼天尊”和“志心朝礼星辰”，接续又是两次“志心敬礼吕祖”，最后是“志心朝礼师真”和“志心朝礼将帅”。换言之，《慈航无

---

<sup>77</sup> 吴凤洲（托）：《全书正宗凡例》，收入蒋予蒲汇辑：《吕祖全书正宗》卷首，凡例第1b页。

极宝忏》是建基于对吕祖的“敬礼”及对上帝、星辰、师真和将帅的“朝礼”，而又在各段志心敬礼或志心朝礼之间，插入吕祖的垂训事迹。

《无极度人宝忏》则完全采取另外一套入忏的内容和结构。它抽去对于上帝星辰的朝礼、天君将吏的敬礼，将吕祖上升为朝礼的对象，使得《慈航无极宝忏》本身所具有的“首礼上帝、星辰，次礼师真、将帅，而圣祖之垂训事迹，则间出焉”，以至于能够“顺其气”、“成其善”、“闲其邪”的仪式架构和朝礼的连贯性不复存在。反之，《无极度人宝忏》的入忏部分完全是以朝礼吕祖为目的，重复四次（四忏）以下节次：1. 赞、2. 吕祖宝诰、3. 忏文、4. 朝敬吕祖神通变化灵应事迹。因此可以说，《无极度人宝忏》入忏的部分主要是以四首吕祖宝诰为特色，而没有收入《慈航无极宝忏》的七章吕祖垂训。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见《慈航无极宝忏》收入《无极度人宝忏》重视的吕祖宝诰。

### 三、西樵山云泉仙馆《吕祖无极宝忏》的经文出处： 比较清代三种吕祖无极宝忏

刘体恕等编汇的三十二卷本《吕祖全书》、邵志琳增辑的六十四卷本《吕祖全书》和蒋予蒲编纂的《吕祖全书正宗》和《道藏辑要》等吕祖道书皆彼此互相影响，并且与本论文论旨有关的是，这些清代中叶以前的吕祖道书直接促成

了光绪十九年西樵山云泉仙馆编纂《吕祖无极宝忏》。西樵本《吕祖无极宝忏》的大部份内容和文字几乎出自刘体恕本《吕祖全书》第三十二卷《吕祖诰》、邵志琳本《吕祖全书》第五十九卷《慈航无极宝忏》，以及《吕祖全书正宗》（或《道藏辑要》）的《无极度人宝忏》。我们认为西樵山云泉仙馆的编纂者在这三种底本之上，进行了新的编排，编成了《吕祖无极宝忏》。进一步而言，本论文的结论是西樵山《吕祖无极宝忏》是邵本《慈航无极宝忏》和觉源坛《无极度人宝忏》的结合本。

首先，在《吕祖无极宝忏》的三十二节忏仪内容中收有七篇吕祖师垂训，并且完全是从《慈航无极宝忏》中抄录过来的，二者文字大致相同，但是前者错讹甚多，相信是出于乙丑本《吕祖无极宝忏》的印刷问题。此外，在吕祖师垂训的排列次序上，两部忏经亦不同。《慈航无极宝忏》入忏部分所收载的七篇吕祖师垂训的章名，依次为：1.《降生阐化章》，2.《指明因果章》，3.《慈航普度章》，4.《普劝修心章》，5.《无极显化章》，6.《觉世度人章》，7.《开明大道章》。但《吕祖无极宝忏》则把《慈航无极宝忏》原有的次序改变成：5.《无极显化章》→1.《降生阐化章》→2.《指明因果章》→4.《普劝修心章》→6.《觉世度人章》→3.《慈航普度章》→7.《开明大道章》，但改变次序的目的不明。第二，《吕祖无极宝忏》收有两篇请吕祖师

的“召请文”，也是直接抄录自《慈航无极宝忏》。第三，在志心朝礼吕祖神通变化灵应事迹部分，《吕祖无极宝忏》与《慈航无极宝忏》完全相同。

但是，《吕祖无极宝忏》与《慈航无极宝忏》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前者同时又受了《无极度人宝忏》的影响，即在七篇吕祖师垂训之外，另行补入七篇吕祖师宝诰。首先，与《无极度人宝忏》的结构一样，《吕祖无极宝忏》抽去了对于上帝星辰的朝礼、天君将吏的敬礼，而直接将吕祖上升为朝礼的对象。其次，在七篇吕祖师垂训之外，加入七篇吕祖师宝诰（案：光绪癸巳本没有申明这七篇为吕祖师宝诰）。如前文已提及，《慈航无极宝忏》没有加入吕祖师宝诰；反之，《无极度人宝忏》入忏部分却是以四首吕祖师宝诰作为朝礼吕祖的主要特色。因此可说，《吕祖无极宝忏》在这方面改变了《慈航无极宝忏》的忏仪结构，反映其同时接受《无极度人宝忏》的影响。在《吕祖无极宝忏》的七篇吕祖师宝诰中，有三篇与《无极度人宝忏》中的吕祖师宝诰相同，包括第一篇《兴行妙道天尊诰》、第二篇《真广慈尊诰》和第七篇《妙道济世天尊诰》。但是，《吕祖无极宝忏》没有收入《无极度人宝忏》第四忏的吕祖师宝诰。

<sup>78</sup>该篇吕祖师宝诰亦不见收录在三十二卷本《吕祖全书》的九

---

<sup>78</sup> 《无极度人宝忏》的第四篇吕祖师宝诰：“虚微玄奥，静化幽冥……。”见蒋予蒲辑：《吕祖全书 正宗》卷首，宝忏第 23b 页。

篇吕祖宝诰里，也不是六十四卷本《吕祖全书》第六十四卷里收录的十六篇吕祖宝诰之一。因此，这篇吕祖宝诰应是由觉源坛弟子编撰出来的。《吕祖无极宝忏》的七篇吕祖宝诰全部出自于六十四卷本《吕祖全书》，依次分别为：1. 《兴行妙道天尊诰三》（3）、2. 《真广慈尊诰一》（6）、3. 《真广慈尊诰三》（8）、4. 《兴行妙道天尊诰二》（2）、5. 《真广慈尊诰二》（7）、6. 《真广慈尊诰四》（9）、7. 《妙道济世天尊诰》（10）（案：括号为六十四卷《吕祖全书》的十六篇吕祖宝诰的序次）。<sup>79</sup>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慈航无极宝忏》、《无极度人宝忏》与《吕祖无极宝忏》三者大致相同的文字部份只有：1. 《开忏咒》（案：《慈航无极宝忏》和《无极度人宝忏》原称为“无极上咒”）；2. 四节志心朝礼吕祖师的神通变化灵应事迹。

虽然《吕祖无极宝忏》的编纂者结合了《慈航无极宝忏》和《无极度人宝忏》而编撰成另一部“吕祖宝忏”，但是，与前二种“吕祖宝忏”又有明显差异之处。换言之，《吕祖无极宝忏》加入了新的忏仪内容和具有自身特色的忏仪结构。从启忏、启圣、入忏及回向和收赞的节次排列来说，首先在启忏方面，《吕祖无极宝忏》编纂者

---

<sup>79</sup> 邵志琳编：《吕祖全书》卷 64，清乾隆四十年刊本，第 1a-5b 页。

把《慈航无极宝忏》和《无极度人宝忏》原有共同的收忏赞——“樵阳启化，妙道传经，玉松印合大缘因，无极度人心，顶礼师真，超劫上瑶京”，改编为“启坛赞”，此外，在该赞之后加入了一篇《吕圣真君道德真经》，造出先经后忏的科仪结构。据笔者考证，《吕圣真君道德真经》出自六十四卷本《吕祖全书》的第十六卷《圣德诸品经下》。邵志琳批注说：“《道德真经》，原集（案：《圣德诸品经》）无，甲午（1774）重校编入。”<sup>80</sup>除了“启坛赞”和《吕圣真君道德真经》外，《吕祖无极宝忏》的诵经后又加入了第一篇吕祖宝诰——《兴行妙道天尊诰三》。第二部分上启诸天神明方面，《吕祖无极宝忏》与《慈航无极宝忏》和《无极度人宝忏》明显不同，其中所罗列的神明及其在天界的位阶次序上显得有点凌乱。<sup>81</sup>第三入忏部分的结构完全与《慈航无极宝忏》的志心敬礼加吕祖垂训的结构，或与《无极度人宝忏》由四部分组成的结构（赞、吕祖宝诰、忏文、志心朝礼）都不一样。首先，在宣

<sup>80</sup> 邵志琳编：《吕祖全书》卷16，清乾隆四十年刊本，第28a页。

<sup>81</sup> 《吕祖无极宝忏》上启神明的编列序次如下：“大罗启教东皇大帝、大罗主教西皇金姥、启教师真元皇道君、神霄传教正阳祖师、选仙金阙纯阳祖师、开玄启教文始真人、太和仙君、太极真人、太微仙君、太清真人、大罗开化八洞金仙、泰玄上相、大法祖天师、九天司命、三茅应化真君、九天延嗣注生张真人、南宗始祖海蟾祖师、北宗始祖长春祖师、蓬莱上宫白云白雪白霞三真人、十洲三岛诸仙圣众、天医师相、得道仙真、灵宝五师、真君、历代师尊圣众。”见第13b-15a页。

告忏悔文之后，《吕祖无极宝忏》先加进三篇祖师宝诰，包括萨祖、钟离祖和许祖。跟着，是两篇请吕祖师的启请文，是从《慈航无极宝忏》抄出的。之后是六篇吕祖宝诰、七章吕祖垂训和四篇向吕祖神通变化灵应事迹朝敬的《志心朝礼》互相间出，其排列序次如下：吕祖师宝诰（2）→吕祖师宝诰（3）→吕祖师宝诰（4）→吕祖师宝诰（5）→吕祖师宝诰（6）→吕祖师宝诰（7）→吕祖师垂训（1）→吕祖师垂训（2）→吕祖师垂训（3）→志心朝礼——吕祖灵应事迹（1）→吕祖师垂训（4）→吕祖师垂训（5）→志心朝礼——吕祖灵应事迹（2）→吕祖师垂训（6）→志心朝礼——吕祖灵应事迹（3）→吕祖师垂训（7）→志心朝礼——吕祖灵应事迹（4）。根据上述三种忏文类型不规则的互相间出的节次排列，本论文认为《吕祖无极宝忏》编纂者在吕祖师宝诰及吕祖师垂训之间的次序关系上似乎并未能清楚显示该忏的入忏部分存在严谨的忏仪结构。

从上述文献之间的互证和比较，我们得出以下结论：西樵山云泉仙馆道侣参考和引用了乾隆六十四卷本《吕祖全书》及嘉庆《道藏辑要》的吕祖宝忏等道经，于光绪十九年（或更早）编纂成西樵本《吕祖无极宝忏》。直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见证这部广东吕祖忏本广泛传播于岭南地区道坛。虽然有些香港道堂前辈相信该忏本为清末西樵云泉仙馆叩笔所得，或说“降乎神仙之笔”，但是，若从最



后编撰成书的角度来说,《吕祖无极宝忏》仍属一部编辑之作,大体上可以说:忏本的编纂者主要是引用清代广泛流传的吕祖宝忏科本,且在重新整合和编排序次之后,编撰成这部岭南道教忏仪本。<sup>82</sup>

### 结论:西樵本《吕祖无极宝忏》的“樵阳启化”

最后,就《吕祖无极宝忏》反映的吕祖信仰与其成书来历之间关系的问题而言,我们或许需要讨论刘仲宇在其《〈吕祖宝忏〉的来历、内容和特点》一文提出的观点:“清代的吕祖崇拜与净明许真君崇拜已经汇合”。<sup>83</sup>刘氏注意到了西樵本《吕祖无极宝忏》结尾“回向”的一段文字乃是出自于《正统道藏》内所收的《太上灵宝净明道元正印经》,<sup>84</sup>这是一部净明忠孝道的经典。<sup>85</sup>此外,《吕祖无极宝忏》的“开坛赞”称:“樵阳启化,妙道传经”(全文重复「樵阳启化」两次)。对于“樵阳”一词的解释,刘仲宇认为是地名,位于今江西新建县境内,为净

---

<sup>82</sup> 刘仲宇《〈吕祖宝忏〉的来历、内容和特点》一文结论与本论文相同,见《吕祖无极宝忏》(注释本),第270页。

<sup>83</sup> 刘仲宇:《吕祖无极宝忏》(注释本),第272页。

<sup>84</sup> 同上注,第249页。

<sup>85</sup> 《太上灵宝净明道元正印经》,《道藏》第24册,第612页。另,《道藏辑要》危集所收的《太上灵宝净明宗教录》中亦见收有《太上灵宝净明道元正印经》。

明道教祖许旌阳真君崇拜的大本营，而现存《藏外道书》亦收入由活动于嘉庆、道光年间的净明道弟子傅金铨（号济一子）<sup>86</sup>所校刊的一部《樵阳经》（一卷，附集一卷，共两卷），其卷首已称该经是由天帝命吕祖与许祖都仙授予的净明道经——“帝命吾与都仙许祖授之樵阳，得其经遵而修之，以成内外二丹，已造大觉地位。”<sup>87</sup>因此之故，刘仲宇注解“樵阳启化，妙道传经，玉松印合大缘因”一句的意思是：“此指吕祖在那里（樵阳）用降乩的方法，传出一部经书，经以地名，称《樵阳经》。”<sup>88</sup>关于《樵阳经》，我们还可补充一点的是，《樵阳经》卷二附录有《樵阳子语录》，<sup>89</sup>开首称：“樵阳子，姓刘名玉，字顺真，号玉真子。其先鄱阳石门人，父迁新建县之樵阳市。生于南宋理宗宝佑五年（1257）丁巳八月二十日。都仙（许旌阳）亲降其家，授以《中黄大道》、《八极真

---

<sup>86</sup> 关于傅金铨的研究，参谢正强：《傅金铨内丹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5；Elena Valussi. (2012). *Printing and Religion in the Life of Fu Jingqu: Alchemical Writer, Religious Leader, and Publisher in Sichuan.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4, 1-52.

<sup>87</sup> 吕祖（托）：《孚佑帝君纯阳吕祖樵阳经序》，收入济一子校刊：《樵阳经》卷一，《藏外道书》第11册，成都：巴蜀书社出版印行，1992-1994，第652页上。《藏外道书》本《樵阳经》全称为《新鐫道书樵阳经》，乃是根据民国十年上海《济一子道书十七种》石印本影印。除此版本，更早的还见收入道光年间蜀东善成堂刊刻的《济一子道书十七种》，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sup>88</sup> 刘仲宇：《吕祖无极宝忏》（注释本），第272页。

<sup>89</sup> 《樵阳子语录》，《藏外道书》第11册，第669-673页。

诠》，为八百之首。至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戊申，以传教之任付黄元吉。”<sup>90</sup>樵阳子刘玉，是元代江西西山净明忠孝道教团的领袖，《正统道藏》收有《净明忠孝全书》（六卷），此经保留了一部分刘玉、黄元吉原来所编集的《净明忠孝书》。<sup>91</sup>从这些净明忠孝道的文献证据来说，毋庸置疑，“樵阳”一名与净明忠孝道传统有密切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意味着西樵山云泉仙馆道侣采用“樵阳启化，妙道传经”为《吕祖无极宝忏》的开坛赞，便是表示他们主动汇合吕祖信仰和净明许真君崇拜，因为《吕祖无极宝忏》的“开坛赞”部分只是从《慈航无极宝忏》的“收赞”转录出来而已。因此之故，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只凭一段文字推断《吕祖无极宝忏》的编纂者有意把吕祖崇拜和净明许真君崇拜汇合起来。

虽然本论文认为由广东西樵山云泉仙馆编纂的《吕祖无极宝忏》与净明忠孝道的许旌阳真君信仰并不存在直接传承的关系，但是，更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是以六十四卷本《吕

---

<sup>90</sup> 《樵阳子语录》，《藏外道书》第11册，第669页上。

<sup>91</sup> 《西山隐士玉真刘先生传》称：“玉真子，其号也。”见《净明忠孝全书》卷1，《道藏》第24册，第628页下。另参郭武：《〈净明忠孝全书〉研究：以宋、元社会为背景的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34页；许蔚：《断裂与建构：净明道的历史与文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第471-473页。

祖全书》为代表的清代吕祖降乩信仰如何与江西净明忠孝道的许旌阳真君信仰发生关系？首先，我们以为“清代的吕祖崇拜与净明许真君崇拜已经汇合”的实际情况应是较为复杂的，因此需要在另文详细考察清代吕祖乩坛的历史发展。<sup>92</sup>但是，概括而言，在清代，并非很多吕祖降乩的道坛与净明许真君信仰结合。例如在乾隆年间湖北涵三宫弟子编汇的《吕祖全书》及嘉庆年间京师觉源坛弟子编辑的《吕祖全书正宗》和《道藏辑要》中都没有宣称是出于净明许真君信仰的资料。全文检索的结果是，整部涵三宫的三十二卷本《吕祖全书》没有出现“樵阳”一词。至于在蒋予蒲编纂的《无极度人宝忏》里，“收赞”一节却是改为“天仙启化，七觉传经，玉松印合大缘因，无极度人心，顶礼师真，超劫上瑶京。”<sup>93</sup>很明显，《无极度人宝忏》与《慈航无极宝忏》之最大分别是前者把“樵阳启化，妙道传经”改为“天仙启化，七觉传经”。<sup>94</sup>同样，在另一节关于吕祖师神通变化、灵应事迹的经文中，虽然《慈航无极宝忏》称“重阳传

---

<sup>92</sup> 见 Lai, C. T. (2017). Revisiting the Jingming Origin of the *Taiyi jinhua zongzhi*: Pan Jingguan and His Spirit-writing Community in Changzhou during the Early Qing, *Cahiers d'Extrême - Asie*, 25, 47-75.

<sup>93</sup> 孟珙（托）：《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度人宝忏》，收入蒋予蒲辑：《道藏辑要》柳集五，第47a页。

<sup>94</sup> 关于觉源坛天仙派信仰，参森由利亚：《〈道藏辑要〉と蒋予蒲の吕祖扶乩信仰》，第41-43页；黎志添：《〈吕祖全书正宗〉：清代北京觉源坛的历史及其吕祖天仙派信仰》，第120-132页。

诀、樵阳启化”，但《无极度人宝忏》却改成为“重阳传诀、天仙启化”。<sup>95</sup>造成这些文字差异的原因是蒋予蒲的觉源坛天仙派不认同邵志琳的立场——以为这些吕祖道书与净明道派有关。例如，邵志琳《先天虚无太乙金华宗旨·序》便称这部《先天虚无太乙金华宗旨》（以下简称《太乙金华宗旨》）是净明大法。<sup>96</sup>但是，蒋予蒲《〈吕祖全书正宗〉凡例》却称：“金华宗旨，系教外别传，天仙的派，非仅净明之道，如《（净明）宗教录》等书也。”<sup>97</sup>从这种分歧的立场出发，我们认为必须考究的反而以邵志琳本《先天虚无太乙金华宗旨》为代表的江苏毘陵（今常州）地区的吕祖道坛是如何与净明许真君信仰结合的。

如前所述，在邵志琳等编纂的六十四卷本《吕祖全书》第四十九卷收录了《太乙金华宗旨》。虽然，传承《太乙金华宗旨》者屡称自己为“净明嗣派弟子”，<sup>98</sup>但是，正如森由利亚指出的，《太乙金华宗旨》的来历不应简单地被视为从元代以来由刘玉和黄元吉所传的江西净明忠孝道的延续。

---

<sup>95</sup> 孟珙（托）：《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度人宝忏》，收入蒋予蒲辑：《道藏辑要》柳集五，第39a页。

<sup>96</sup> 邵志琳编：《吕祖全书》卷49，清乾隆四十年刊本，序第1a页。

<sup>97</sup> 蒋予蒲辑：《吕祖全书正宗》卷首，凡例第2a页。

<sup>98</sup> 邵志琳编：《吕祖全书》卷49，清乾隆四十年刊本，原序第10a页：“康熙壬申孟冬。净明嗣派弟子潘干德谨序。”

<sup>99</sup>根据屠宇庵的《太乙金华宗旨缘起》，大约于康熙七年（1668），先有毗陵的白龙精舍乩坛的七位净明弟子获得吕祖、谭长生和丘长春等祖师降授金华宗旨。并且他们七人皆相信金华宗旨为净明忠孝道的神明孝悌王所亲传。屠宇庵称：“（吕）祖降玄坛，七人拜而受教，直接孝悌王之真传，即《太乙金华宗旨》也。”<sup>100</sup>但是，其后七人中“或存或亡，各各星散”，以致白龙精舍的降乩活动陷入中止的状况。根据屠宇庵的弟子张爽庵所撰的《太乙金华宗旨缘起后》，康熙三十一年（1692）四月十四日吕祖圣诞日，在毘陵的古红梅阁有屠宇庵等坛内七位净明弟子重新获得吕祖降授金华宗旨，并集成了《太乙金华宗旨》。<sup>101</sup>屠宇庵与净明道法的关系是缘于他少时从其师潘易庵先生处获得一部《净明忠孝录》，因而大受净明忠孝道的影响。根据屠宇庵的解释，净明道法自许旌阳升天之后，天

---

<sup>99</sup> Mori, Y. (森由利亚). (2002). Identity and Lineage: The *Taiyi jinhua zongzhi* and the Spirit-Writing Cult to Patriarch Lü in Qing China. In Livia Kohn and Harold D. Roth. (Eds.). *Daoist Identity: History, Lineage, and Ritua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68-169.

<sup>100</sup> 邵志琳编：《吕祖全书》卷49，清乾隆四十年刊本，原序第16b页。

<sup>101</sup> 张爽庵《书太乙金华宗旨缘起后》记载了康熙三十一年重辑《太乙金华宗旨》的经过，称：“会宇庵先生，检昔年法宝授余。因掇取其遗文，发明宗旨者，辑而订之。阅十余日而始成帙。敬录以呈我圣祖。祖曰：‘此段因缘，子与宇庵均有重任。试为子序之，以垂示方来可也。’”。见邵志琳编：《吕祖全书》卷49，清乾隆四十年刊本，原序第18b页。

帝命吕祖和谭长生掌净明道法，并且，自刘玉和黄元吉以后，净明道法在世上已经失传，不过，到了屠宇庵时，吕祖又再降授《太乙金华宗旨》予他们七位净明弟子，使再传净明道法。<sup>102</sup>然而，屠宇庵和他的道坛弟子虽自称是净明嗣派弟子，但是，实际上，许仙都并不是在古红梅阁临坛降乩的主神。反之，古红梅阁仍然为一所以吕祖临坛、降乩和演经为中心的道坛。虽然，森由利亚认为我们不应直接把邵本《太乙金华宗旨》与净明道派直接划上等同关系，<sup>103</sup>但是，笔者在另文已清楚考证出《太乙金华宗旨》是由净明派弟子编纂而成的金丹修炼经典。<sup>104</sup>

通过上述《太乙金华宗旨》以及屠宇庵的吕祖乩坛与净明道的关系背景来理解，我们对于《慈航无极宝忏》的分析，便应根据康熙年间江苏地区的吕祖道坛之具体信仰背景来理解。因此，《慈航无极宝忏》的收赞句——“樵阳启化，妙道传经，玉松印合大缘因，无极度人心，顶礼师真，超劫上瑶京”的整体意思便是：由吕祖师降乩而再传净明道

---

<sup>102</sup> 邵志琳编：《吕祖全书》卷 49，清乾隆四十年刊本，原序第 16a 页。

<sup>103</sup> Mori, Y. (森由利亚). (2002). Identity and Lineage: The *Taiyi jinhua zongzhi* and the Spirit-Writing Cult to Patriarch Lü in Qing China. In Livia Kohn and Harold D. Roth. (Eds.). *Daoist Identity: History, Lineage, and Ritua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70.

<sup>104</sup> 见注 63。

法。这与刘仲宇对“樵阳启化，妙道传经”的解释有不同之处。“樵阳”的意思不应只是指称《樵阳经》，而是泛称樵阳子刘玉所传的修炼金丹成仙的净明忠孝道。《樵阳经》卷首收有一篇吕祖降笔的《序》文，解释“樵阳”之意，称：“樵阳之名，岂徒地名、人号欤？抑樵之为言，採也，取也；阳之为言，水金也。一点阳精真种子也，生天地人物之父母也。採此一点真阳、一画乾金，修合成内外大丹也。”<sup>105</sup>

总结而言，本论文考证了清末光绪十九年西樵山云泉仙馆道侣编纂《吕祖无极宝忏》的由来及其文本依据。一方面，我们认为云泉仙馆与江西新建县樵阳地区所传的净明忠孝道没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通过文本比较，《吕祖无极宝忏》与《慈航无极宝忏》尽管存在大量相似之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云泉仙馆与江苏毘陵地区吕祖道坛有传承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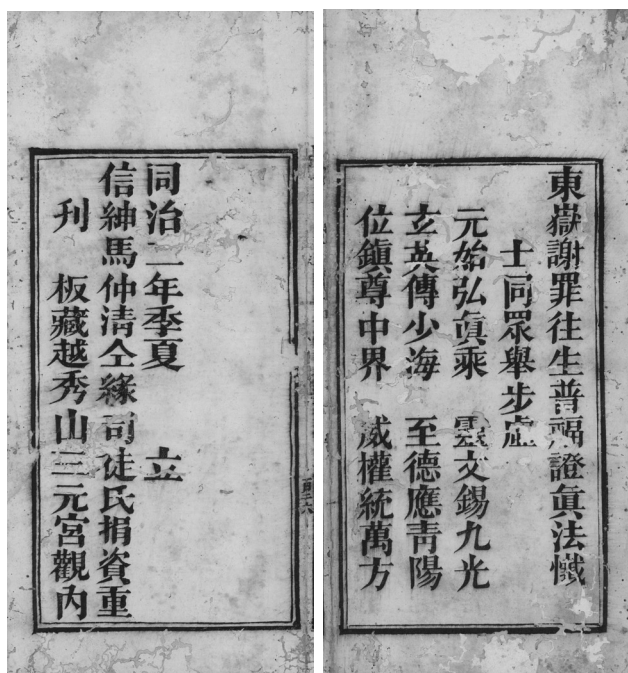
《慈航无极宝忏》只是西樵山云泉仙馆的道侣在编撰另一部新的吕祖无极宝忏时的主要参考底本而已。虽然是直接从六十四卷本《吕祖全书》引用过来，但是原来《慈航无极宝忏》的收赞句在《吕祖无极宝忏》中改为开赞句的做法，已说明了编撰者有所选择。因此，本论文认为这部光绪十九年

---

<sup>105</sup> 吕祖（托）：《孚佑帝君纯阳吕祖樵阳经序》，收入济一子校刊：《樵阳经》卷一序五，《藏外道书》第11册，第654页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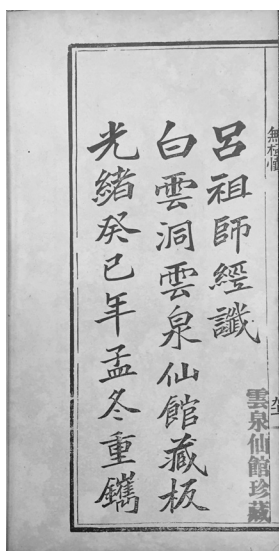
的岭南道教吕祖忏本与二百年前在杭州编纂《慈航无极宝忏》时所隐含的再传净明道法的神学背景完全无任何传承的关系。我们以为清末以来在岭南地区流行的《吕祖无极宝忏》只是反映了该地区道坛广泛流行的吕祖信仰，以及编纂者引用当时已经流传的各种《吕祖全书》的做法。根据本论文比较《吕祖无极宝忏》、《慈航无极宝忏》和《无极度人宝忏》的结果，我们可以达致上述的结论。



图一：《东岳往生证真法忏》（同治二年 [1863]，广州三元宫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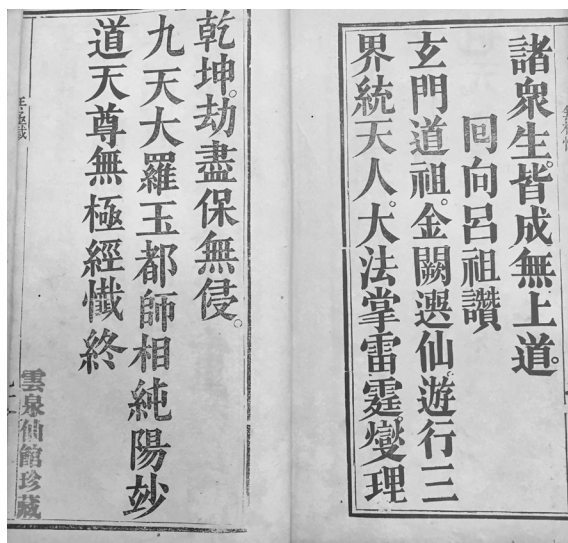


图二：《吕祖无极宝忏》  
（1961年版，香港云泉仙  
馆重刊）



图三：《九天大罗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  
宝忏》尾页（光绪十九年 [1893] 版，  
西樵云泉仙馆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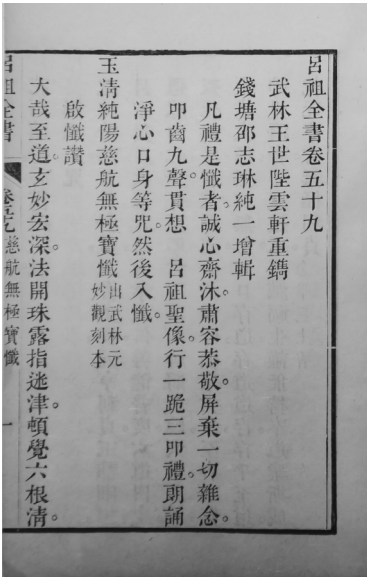
黎志添，《清代吕祖宝忏与扶乩道坛：广东西樵云泉仙馆〈吕祖无极宝忏〉的编撰及与其他清代吕祖忏本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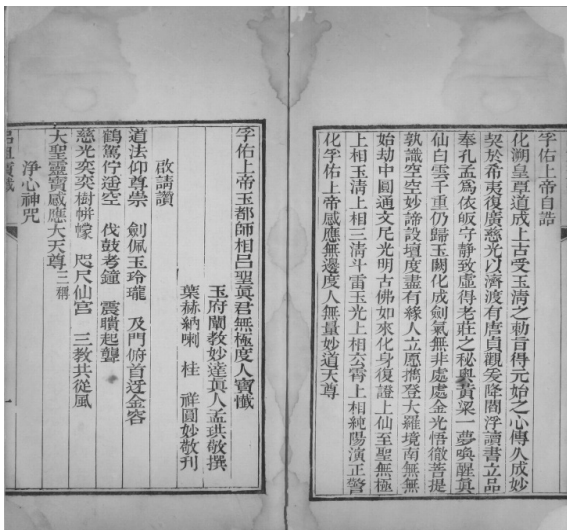
图四：《九天大罗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宝忏》忏终页（光绪十九年 [1893] 版，西樵云泉仙馆藏板）



图五：道光二十八年（1848）耆英题“云泉仙馆”门额



图六：《玉清纯阳慈航无极宝懺》  
（乾隆四十年 [1775] 六十四卷  
本《吕祖全书》收录，京都大学  
人文科学研究所藏）



图七：《孚佑上帝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度人宝懺》  
（道光二十八年 [1848] 刻板，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藏）

## 参考书目

### 一、道教经典与传统文献：

《太上慈悲九幽拔罪宝忏》，《道藏》第10册，上海：上海书店，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1994。

《太上灵宝净明道元正印经》，《道藏》第24册，上海：上海书店，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1994。

《西樵云泉仙馆颐养院简章》增订本，民国14年（1925），香港云泉仙馆存。

《吕祖无极宝忏》，己未（1979）版，香港德信印务公司承印。

《孚佑上帝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度人宝忏》，道光二十八年（1848）版，嘉庆五年（1800）刊本，东京：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藏。

《纯阳吕真人文集》，嘉靖三十七年（1558）刊本，台湾国家图书馆藏。

《净明忠孝全书》，《道藏》第24册，上海：上海书店，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1994。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本，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92。

《无上秘要》，《道藏》第25册，上海：上海书店，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1994。

《道书全集》，海王古籍丛刊，北京：中国书店，1990。

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收入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146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

孟珙（托）：《玉都师相吕圣真君无极度人宝忏》，收入蒋予蒲辑：《道藏辑要》柳集五，清嘉庆十年（1805）至二十年（1815）刊本，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

邵志琳增辑：《吕祖全书》，清乾隆四十年（1775）刊本，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

苗善时编：《纯阳帝君神化妙通记》，《道藏》第5册，上海：上海书店，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1994。

许翰：《襄陵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陈师道：《后山谈丛》，北京：中华书局，2007。

陶谷：《清异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7册，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道藏》，第9册，上  
海：上海书店，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影印，1994。

陆修静：《洞玄灵宝五感文》，《道藏》第32册，上海：  
上海书店，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影  
印，1994。

黄亨纂辑：《西樵白云洞志》，清道光己亥（1839）刻本，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收藏。

赵道一编：《历世真仙体道通鉴》，《道藏》第5册，上  
海：上海书店，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影印，1994。

郑梦玉等主修，梁绍献等总纂：《南海县志》二十二卷，  
《中国方志丛书》第5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影印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广州翰元楼刻本。

刘仲宇：《吕祖无极宝忏》（注释本），香港：青松出版  
社，2008。

刘体恕编：《吕祖全书》，乾隆九年（1744）刊本，日本东  
洋文库藏。

蒋予蒲汇辑：《吕祖全书正宗》，嘉庆十年（1805）刊本，  
日本京都大谷大学藏。

蒋曰纶：《忏法大观》，收入蒋予蒲汇辑：《道藏辑要》柳  
集一，清嘉庆十年（1805）至二十年（1815）刊本，京都：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

济一子校刊：《新镌道书樵阳经》，《藏外道书》第11册，  
成都：巴蜀书社出版，1992-1994。

## 二、学术论著：

中文及日文

柏夷（Stephen Bokenkamp）著，张显华译：《早期灵宝经中  
的定型忏悔文》，收入李丰楙、廖肇亨编：《沉沦、忏悔与



救度：《中国文化的忏悔书写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3，第119-138页。

柏夷：《麻布与灰——涂炭斋中的自我与家族》，《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8）：21-33。

坂内荣夫著，谷丽萍、董泌园译，伊永文校：《〈钟吕传道集〉与内丹思想》，收入吴光正主编，赵琳、董晓玲、孙颖翻译，《八仙文化与八仙文学的现代阐释——二十世纪国际八仙论丛》，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第210-212页。

冯宏奋主编：《道教洞天福地西樵山云泉仙馆》（内部刊行），2001年。

莫尼卡（Monica Esposito）：《“清代道藏”——江南蒋元庭本〈道藏辑要〉之研究》，《宗教学研究》3（2010）：17-27。

弗雷泽·巴列德安·侯赛因著，李丽娟、吴光正译，赵琳校：《北宋文献中的吕洞宾》，收入吴光正主编，赵琳、董晓玲、孙颖译，《八仙文化与八仙文学的现代阐释——二十世纪国际八仙论丛》，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第536-567页。

谭标：《西樵山云泉仙馆与耆英其人》，《南海文史资料》第11辑，1987，第44-45页。

黎志添、李静合编著：《广州府道教庙宇碑刻集释》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

黎志添、游子安、吴真：《香港道教——历史源流及其现代转型》，香港：中华书局，2010。

黎志添：《明清道教吕祖降乩信仰的发展及相关文人乩坛的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65（2017）：139-179。

黎志添：《〈吕祖全书正宗〉：清代北京觉源坛的历史及其吕祖天仙派信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46（2015）：101-149。

黎志添：《道教地方科仪研究——香港道堂科仪及其历史传承》，收入林富士主编：《中国史新论——宗教史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及联经出版社，2010，第352-353页。

黎志添：《道教施食炼度科仪中的忏悔思想：以当代四种广东与江浙道教科本作为中心考察》，《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57（2013）：277-298。

黎志添：《天地水三官信仰与早期天师道治病解罪仪式》，  
《台湾宗教研究》2:1(2002):1-30。

黎志添：《识见、修炼与降乩——从南宋到清中叶吕洞  
宾显化度人的事迹分析吕祖信仰的变化》，《清华学  
报》46:1(2016.3):41-76。

罗智光：《〈吕祖无极宝忏注〉序》，收入龙游（刘仲  
宇）、丁常云注，李养正审订：《吕祖无极宝忏注》，香  
港：青松观香港道教学院，1997。

郭武：《〈净明忠孝全书〉研究：以宋、元社会为背景的考  
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康豹著，吴光正、刘玮译，刘耳校，《多面相的神仙——永  
乐宫的吕洞宾信仰》，济南：齐鲁书社，2010。

许蔚：《断裂与建构：净明道的历史与文献》，上海：上海  
书店出版社，2014。

谢正强：《傅金铨内丹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2005。

谢聪辉：《南宋道经中“飞鸾开化”出世类型的认知与特质析论》，收于盖建民编：《开拓者的足迹——卿希泰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10，第133-155页。

志贺市子：《近代岭南道教史上的“仙馆”初探》，《台湾宗教研究通讯》7(2005):93-122。

山田利明：《六朝道教仪礼研究》，东京：东方书店，1999。

圣凯法师：《中国佛教忏法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森由利亚：《〈道藏輯要〉と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东方宗教》98(2001):33-52。

森由利亚著，宋斐斐、刘维全译：《关于〈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所表现的全真教特征》，载于吴光正主编：《八仙文化与八仙文学的现代阐释——二十世纪国际八仙论丛》，第805-816页。

尹志华：《清朝嘉庆年间敕封吕祖及其影响》，《史料与知识》2014年第3期，第53-56页。

王见川: 《清代的吕祖信仰与扶乩: 以嘉庆皇帝封赐为考察中心》, 《妈祖与民间信仰: 研究通讯》2013年第4期, 第28-39页。

## 西文

Esposito, M. (1998).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ngmen School, 《国际东方会议纪要》, 43 (1998): 90-110.

Katz, P. (1996). Enlightened Alchemist or Immoral Immortal? The Growth of Lü Dongbin's Cul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M. Shahar & R. Weller. (Eds.). *Unruly Gods: Divinity and Society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70-104.

Lai, C. T. (2017). Revisiting the Jingming Origin of the *Taiyi jinhua zongzhi*: Pan Jingguan and his Spirit-writing Community in Changzhou during the Early Qing, *Cahiers d'Extrême-Asie*, 24 (2017): 47-76.

Mori, Y. (森由利亚). (2002). Identity and Lineage: The *Taiyi jinhua zongzhi* and the Spirit-Writing Cult to Patriarch Lü in Qing China. In Livia Kohn and Harold D. Roth. (Eds.). *Daoist Identity: History, Lineage, and Ritua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65-184.

Schipper, K. (1985). Vernacular and Classical Ritual in Tao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1(1985): 21-51.

Schipper, K. & Verellen, F. (Eds.). (2004).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alussi, E. (2012). Printing and Religion in the Life of Fu Jingqu: Alchemical Writer, Religious Leader, and Publisher in Sichuan.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4 (2012):1-52.

黎志添, 《清代吕祖宝忏与扶乩道坛: 广东西樵云泉仙馆  
〈吕祖无极宝忏〉的编撰及与其他清代吕祖忏本的比较》

***Lüzu Baochan* and Spiritual Writing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Compilation of *Lüzu Wuji Baochan* in  
Yunquan Xianguan, Xiqiao, Guangdong, and  
Comparison with other *Lüzu* Repentance Texts  
in the Qing Dynasty**

LAI Chi Tim

Director

Centre for the Studies of Daoist Cul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Most of the Hong Kong Taoist temples are dedicated to Lü Chongyang. Therefore, *Lüzu Wuji Baochan*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Taoist scripture, and it is also the earliest chanting scripture used by Hong Kong Taoist temples since the 1940s. Nowadays, the common version of the *Lüzu Wuji Baochan* in Hong Kong is the 1961 version. It was reprinted by the Hong Kong Yunquan Xianguan based on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e Guangdong Xiqiao Yunquan Xianguan in the 19th year of Guangxu (1893).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explore the source of the book *Lüzu Wuji Baochan* compiled and published by Xiqiao Yunquan Xianguan in the 19th year of Guangxu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books dedicated to Taoist temples in the Qing Dynasty. It is further verified that the editors of the Xiqiao Yunquan Xianguan compiled the text according to which original source that later became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Guangdong region. In addition to the

Xiqiao Yunquan Xianguan version, before the 19th year of Guangxu, there were at least two other versions of *Lüzü Wuji Baochan*. The first one was named *Yuqing Chunyang Cihang Wuji Baochan*, which is included in the sixty-four volumes of *Lü Zu Quanshu* added by Shao Zhilin (1748-1810) in the 40th year of Qianlong (1775). The second one is entitled *Yu Du Shi Xiang Lü Sheng Zhen Jun Wuji Duren Baochan*, which originated from an altar in Beijing city “Jingyuan Tan” during the 5th year of Jiaqing (1800). We believe that the editors of the Xiqiao Yunquan Xianguan had made new arrangements on these two books to compile the *Lüzü Wuji Baochan*. Furthermore, the conclusion of this thesis is that Xiqiao’s *Lüzü Wuji Baochan* is a combination of *Yuqing Chunyang Cihang Wuji Baochan* and *Yu Du Shi Xiang Lü Sheng Zhen Jun Wuji Duren Baochan*.

### Keywords

Lüzü, Xiqiao Yunquan Xianguan, *Lüzü Wuji Baochan*, *Cihang Wuji Baochan*, *Wuji Duren Baochan*, Jingming cultivation method